

生活中的领袖们

# 红墙纪事



颐年堂里毛泽东扫雷

保卫毛泽东的特殊战斗

周恩来与许世友赌酒

周恩来的工作、饮食和休息

一代共和国主席

出狱后的王光美

许世友年过七旬选将出征

“四五”运动后的邓小平

林彪夜游广州城

中央委员会的几个场面

9 权延赤文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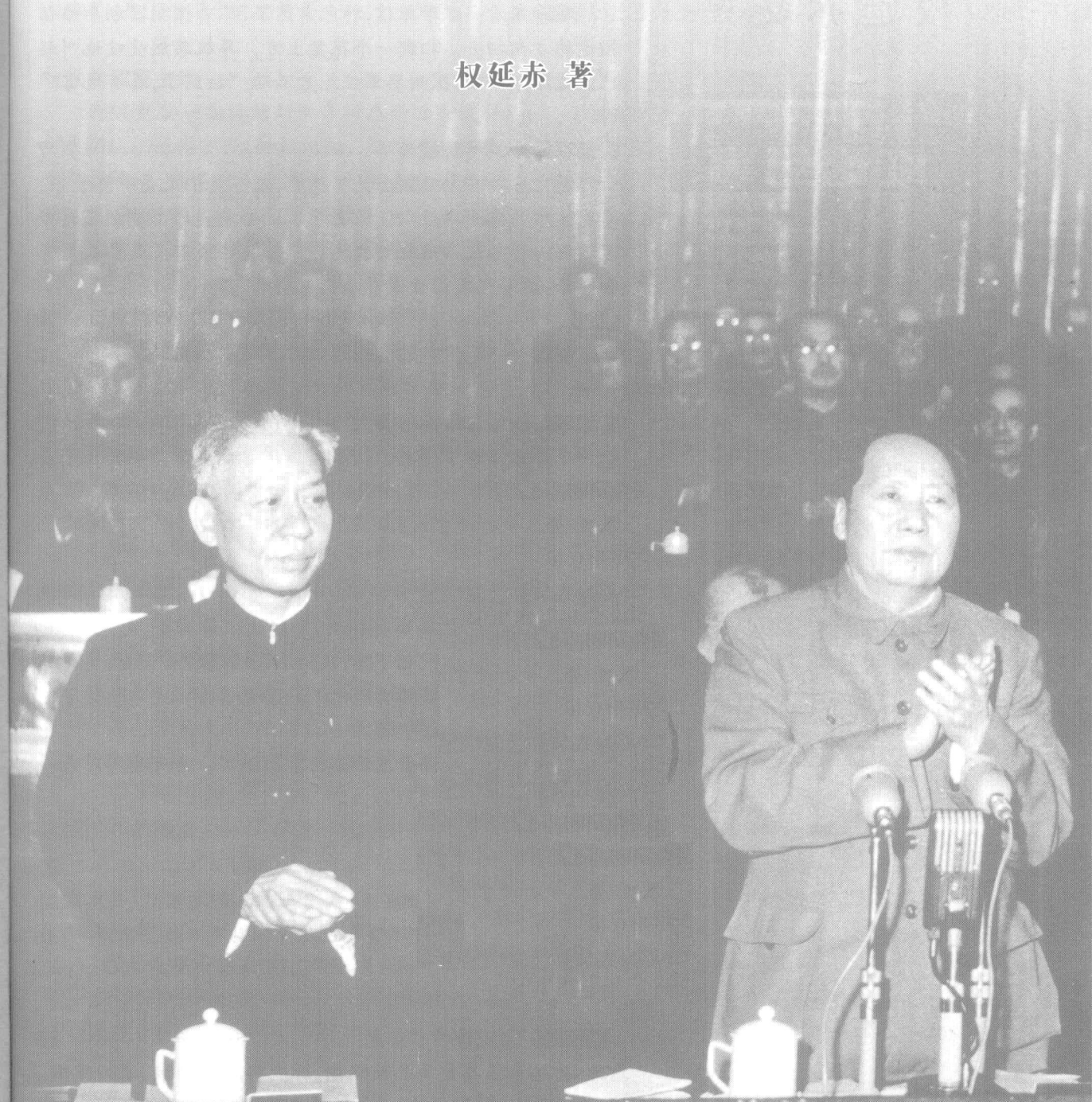
0086324

QUAN YAN CHI WEN JI

生活中的领袖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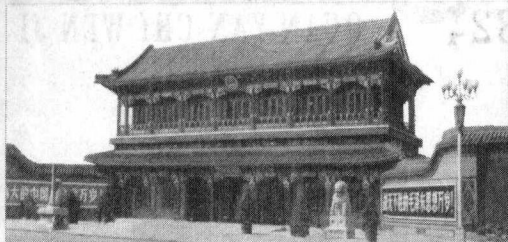
# 红墙纪事

权延赤 著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quan yan chi wen ji  
**权延赤文集**



权延赤文集  
权延赤 著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呼和浩特市新城西街20号)

印刷:北京皇家印刷厂

开本:787×1092 1/16

印张:77.5

字数:1400千

印数:2000套

2001年10月第一版 2005年12月第二次印刷

ISBN 7-204-04127-5/1·756

定价:100元 (全十册)

# 目 录

## CONTENTS

### 颐年堂里毛泽东扫雷 ..... 5

毛泽东看一眼李维信,神色肃然了,抓着探测器朝李维信指示的方向扫去。扫到一个花盆上方,耳机忽然吱吱地叫起来。毛泽东一怔,探测器罩住花盆不动:“扫到了,真地有地雷?”

### 保卫毛泽东的特殊战斗 ..... 7

毛主席要在勤政殿会见艾德礼,服务员们又是一阵紧张,对毛主席的安全不放心,像当年不放心毛主席去重庆跟蒋介石谈判一样不放心他跟艾德礼会见。领导给有关服务人员开会讲话:要警惕英国佬谋害咱们毛主席。

### 两个邻居——毛泽东与胡志明 ..... 9

### 游泳池旁的中苏最高领导人 ..... 12

毛泽东又游了过来,认真望着赫鲁晓夫说:“中国人是最难同化的。过去有多少个国家想打进中国,到我们中国来。结果呢?那么多打进中国来的人,最后都站不住。”

### 周恩来与许世友赌酒 ..... 15

周恩来已经又斟满一杯酒,立起说:“许司令,起来,站起来。当兵的,活着干,死了算,砍掉脑袋不过碗大个疤,英雄喝酒,狗熊喝水,我请你喝酒你连面子也不给?太不仗义了吧……”说着,干掉了杯中酒。

这些语言都是许世友劝酒的常用语言,今天被周恩来一搬出。

### “国宾馆”见闻 ..... 20

正是严冬,北京够寒冷,中国人都知道毛主席、周总理同英萨利的谈话,但一定不会知道英萨利和夫人缺少御寒衣,连条裤子都舍不得买。

### 周恩来的工作、饮食和休息 ..... 27

周恩来很喜爱玉米面糊糊,既能解渴又解饿,还好下咽。无论是开会、批阅文件、谈话还是乘车,拿起杯子就可以喝,什

么也不耽误。笔者曾亲眼见,周恩来从上午谈话谈到晚七点半钟,外宾已等待接见,周恩来登车时,工作人员便递上一杯玉米面糊糊。

### 周恩来与尼克松谈“茅台” ..... 34

总理是活活累死的啊,所有在总理身边工作的人都可以证明。总理逝世后,我们新六所哭成一片,哭坏了,都哭坏了。给总理理发的朱师傅就是这么哭坏了,受刺激太大,那以后就再也上不了班了,身体一下子就全垮了……

### 一代共和国主席 ..... 40

能够更多一些接触刘少奇同志的卫士这样对我描述:“他话不多,性格内向。他给人的印象是慈祥长者,从不对人发脾气,也不会跟你开什么玩笑。他的特点就是勤奋、任劳任怨,整天一声不响地默默做工作。他的嗜好就是抽烟和散步。”

### 刘少奇用真诚战胜了赫鲁晓夫的策略 ..... 42

特别是胡志明,非常焦虑,从会议一开始就不停地从中斡旋。听到刘少奇的明确表态,他忙转达给赫鲁晓夫,并且带有警告地提醒他:“赫鲁晓夫同志,中国是一个大国,中国共产党是一个大党。你不能让我们的运动出现分裂,你必须使中国共产党同我们一起在宣言上签字。”

### 出狱后的王光美 ..... 47

### 总司令的兰花与董老的墨香 ..... 55

朱德是人民的老英雄。功勋卓著,德高望重,又淡泊宁静,不争名逐利。在国家政治生活中,这种老英雄历来是各派政治势力争相笼络借重的人物。

### 朱德晚年的生活片断 ..... 61

### 许世友年过七旬选将出征 ..... 70

周恩来晚年滴酒不沾了,许世友却直到临死时,还钻入他那小储藏室“偷”酒喝,昏倒在酒液中。他说:“许世友就是许世友,许世友能喝酒,活着就不能变成不喝酒的人……”

### “山药蛋派”薄一波的幽默 ..... 75

小李顿时长了精神,站起来,张嘴说出一口地道山西腔:“首长们喝酒没气氛,我给首长们表演个节目,我来学学咱们薄副总理讲话。”

“你们不能近视眼,只图一时痛快,光考虑眼前这几个建设……还要考虑如何讨媳妇儿,建设好这一整个家。”

### 邓颖超踏雪怀念旧人 ..... 79

### 疏散到广州的老同志们 ..... 81

### “四五”运动后的邓小平 ..... 90

据说花圈丛中本是挂了许多小瓶子,瓶里的液体血一般鲜红,但这些小瓶随同悼念总理的花圈被一道消除了。

“小瓶”者,小平之谓也。有人就是这样寄寓了众望所归。

### 林彪夜游广州城 ..... 97

天复一天,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林彪不停地踱,不停地想,有停地念,不停地写;写下的字或者留下,或者扔掉……

### 政治局会议上的喝茶与抽烟 ..... 103

### 中央委员会会议的几个场面 ..... 108

有好瓜没有好刀,李维信找来一把刚擦去铁锈的钝刀,刀把也活动残缺,先切片瓜皮蹭蹭刀,再去切瓜。中央委员们一拥而上,笑着、嚷着、骂着,围住李维信抢瓜吃。

### 八大到十三大的会场内外 ..... 11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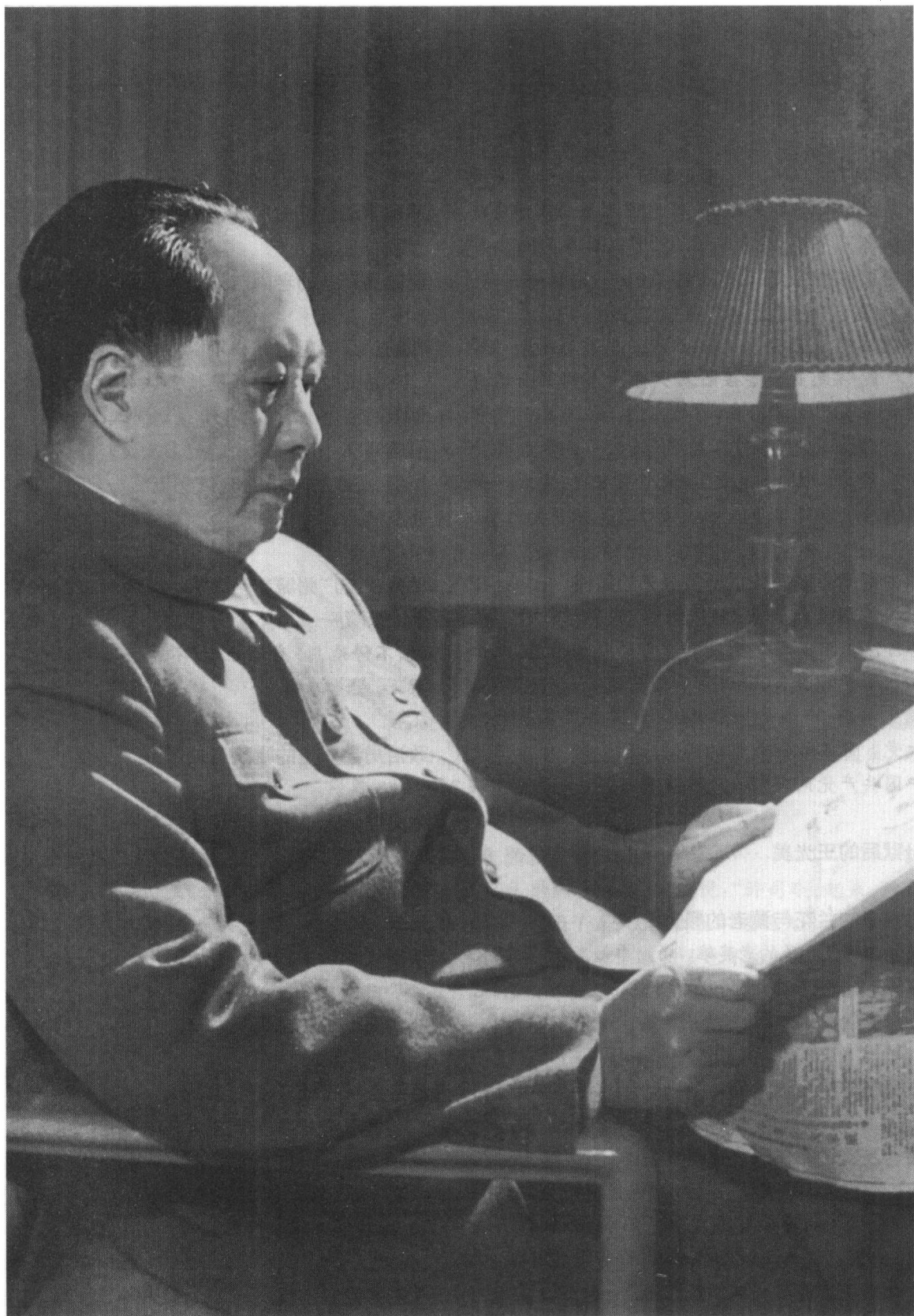
### 心底无私天地宽 ..... 119

曾志虽然跟毛泽东渊源流长,但嫁夫随夫,也被拉去陪斗,并亲眼目睹了陶铸激烈反抗,被拳打脚踢,头上鼓起三四个鸡蛋大的青包,兀自怒吼反抗,挣扎有三个多小时。

### 毛主席论武王伐纣 126

他最讨厌不知道以为知,滔滔不绝又似是而非,如果在他面前有两次这种表演那就该卷铺盖走人了。







## 颐年堂里毛泽东扫雷

李维信跟随老同志实习几天，便开始独立的服务工作。他被分派到颐年堂。

颐年堂是个紧要之处，紧挨毛泽东居住的菊香书屋。从菊香书屋西门出来，几步就可走到。

这里沙发不多，开不了大会，主要是五大书记开会，使用最多的就是毛泽东主席，找党政军负责人谈话在这里，接见外宾、驻华使节在这里，同达赖、班禅等宗教界领袖谈话也是在这里。

菊香书屋通颐年堂有个电铃。电铃装在颐年堂西侧的值班室里；值班室里放着许多暖水瓶，4小时换一次开水，“常备不懈”。毛泽东起床后，要找什么人开会或谈话，向秘书或卫士吩咐一声便走。秘书、卫士来不及通知颐年堂时，便按一下电铃。值班室里的服务员闻铃而动，抓起钥匙跑去开门时，有几次毛泽东已经等在门口了。

和党内同志开会讨论问题，服务比较简单；接见外宾或宗教界领袖的事情就要多些。

首先要打扫卫生，换上鲜花，并提前报告警卫排前来扫雷。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阶级斗争尾声未息，谁也不敢有丝毫大意。

警卫人员拿着探测器仔细地在房间里搜寻，还没检查完，毛泽东已经走进来。

“这是干什么呢？”毛泽东问。他仍在盛年，红光满面，说话声音很大。警卫人员虽然

戴着耳机，仍然清楚地听到了，忙直起身体，立正回答：“扫雷呢，主席。”

“扫雷，这个东西就是扫雷的？”毛泽东好奇地走过去，拿过探测器打量一番，“扫到雷了吗？”

“没有。不过还没扫完。”

“怎么扫啊？我来试试。”

警卫人员帮忙，将耳机给毛泽东戴好，示意毛泽东探测沙发、茶几、地面……

“这个样子，还是弄不明白怎么扫雷么。”毛泽东停下手，望着警卫人员。

警卫战士笑着说：“没有变化就说明扫过的地方没有雷。”

毛泽东说：“这个屋里没人埋地雷，我就学不会扫雷了？”

李维信脑子灵，忙做个小手脚，说：“主席，这边。这边有人埋地雷了。”

毛泽东看一眼李维信，神色肃然了，抓着探测器朝李维信指示的方向扫去。扫到一个花盆上方，耳机忽然吱吱地叫起来。毛泽东一怔，探测器罩住花盆不动：“扫到了，真有地雷！”

李维信忙动手“排雷”，从花盆里拿出一串钥匙：“主席，‘地雷’在这儿。只要有金属的东西，它就吱吱地叫。”

“噢，明白了。”毛泽东心满意足地摘下耳机，将扫雷器交还警卫人员，笑着说：“我也能扫





雷了。”

警卫人员很快扫完雷走了。毛泽东站在那里用手指点沙发，数一遍说：“还缺两个沙发。”

“不要紧，还有。”李维信说着，奔向配房，那里还预备着几个沙发。他拿出吃两斤肉包子的劲，偌大一个沙发，独自抡起一个，搬入会客厅。

进门时，毛泽东忙上前几步要帮忙。

“主席，别动，我一人就行。”李维信说着，身子一闪，绕开毛泽东将沙发摆好。

“我可以帮你一把么。”毛泽东说。

“没多沉！”李维信说，“一个人方便，两个人搞不好就要砸脚。”

卫士拍拍李维信肩膀：“小李，进了门，毛主席就归你了，警醒着点。”

李维信搬沙发，没觉得有多重分量，听了这几句，身子一晃，差点担负不起。

“进了门，毛主席就归你了。”这可不是上上茶就完成任务的任务，而是关系整个党整个国家整个民族利益的一副重担。他不能不想得多些。

一想便想出了问题。他想到颐年堂西北角那个厕所。听老同志讲，1949年，李维汉曾经在那个厕所里摔断过腿。怎么会摔断呢？不要再发生类似的事啊……

李维信不安了。毛主席和中央领导们开会谈话，都是去那个厕所解手。李维信忙赶入那间厕所，像扫雷似地细细检查。厕所是地板地，有小便池、便坑、洗手池……查到洗手池时，觉得脚下陷了陷，心里咯噔着，忙撤步弯腰蹲下去仔细看。没看出什么问题，便起身再踩踩。

脚下稍一用劲，咔嚓一声响，地板塌下一个洞。

虽然不是地雷，李维信也不敢大意，急忙打电话报告。领导和警卫人员很快都起来了，勘察一番，未发现其他异常，研究之后，将空

洞填土，重新铺好地板。

为此，李维信受到一次公开表扬。

时隔近40年，有次汪东兴发烧，住进北京医院。李维信赶去看望老首长。汪东兴问：“你来看我干啥？”李维信说：“你是我老首长，我怎么不能来看。”汪东兴摇摇头：“我算什么首长，没事不要来看。”

李维信明白汪东兴的心情。三中全会以后，汪东兴虽然离开了领导岗位，但正像陈云同志讲的，在粉碎“四人帮”的斗争中他做了共产党员应该做的事情。另一位老首长也讲过：“汪东兴同志经过长征，保护毛主席党中央做了大量工作，没出过纰漏”。李维信口服心服。功劳是功劳，错误是错误，不搞形而上学的“一概而论”。

“那时你要求我们很严，”李维信诚恳地说，“反复要求我们不许打着旗号向外乱要东西，让我们兢兢业业搞好工作。好多事我到现在还记得很清。”

“都是过去的事了，那时你们很辛苦。现在开个会，十几个服务员还喊累，那时同样的会只有一两个人服务，也没听你们喊累。”

“刚参加工作时不懂啥叫累……首长还记得颐年堂那个厕所的事儿吗？”

“记得。”汪东兴笑了，他头脑清醒，记忆力很好，“你那次受表扬了。不过有些事你们不知道。当时开会，有人说那是工人有意破坏。要这么处理就不得了，我没同意。当时检查得很细，地板下面是管子，工人为了便于检修，没有填实。不是破坏。发现问题后才决定填实了，不然领导同志漏进腿去就麻烦了。”

这年春节活动，电视台专门给了汪东兴一个镜头。中南海一些老服务员看到后都觉得亲切，心情舒畅。现在不像过去“四人帮”搞的那套，动不动就“彻底打倒”，“再踏上一只脚”，“永世不得翻身”。



毛泽东会见艾德礼

## 保卫毛泽东的特殊战斗

李维信看那电视，心里又生许多感慨。1954年夏天，英国工党主席艾德礼来华访问，中南海里的服务员都有一种临敌的紧张感。现在改革开放，外国人的面孔已经看顺眼。那时不行，见了高鼻深目的面孔全身就绷紧。也难怪，那种面孔欺侮中国人上百年。英国是老

牌帝国主义国家，鸦片战争就是他们干的。中国和英国那时没建交，领导跟大家讲，这个艾德礼很反动。别看对他招待的规格很高，那是斗争策略，警卫不能放松。

毛主席要在勤政殿会见艾德礼，服务员们又是一阵紧张，对毛主席的安全不放心，像



当年不放心毛主席去重庆跟蒋介石谈判一样不放心他跟艾德礼会见。领导给有关服务人员开会讲话：要警惕英国佬谋害咱们毛主席。历史上发生过记者利用照相刺杀人的事件，有个军阀就是被人利用照相谋杀了。国外更多，飞机、轮船、火车上都发生过刺杀事件。领导讲了不少实例。接着严肃宣布：记者、警卫都不准进会谈厅，直接服务的人员一定要高度警惕。

为了安全，领导专门指派两名忠诚的经过战争考验的老科长来当服务员，亲自去上水。茶水要保证二十分钟一换，为了能及时观察里面的形势；不上水时也要高度警醒，注意里面的动静，担负起保卫毛主席的重任。

这个任务显然太重了，两位老科长虽然久经考验，但这种特殊的服务战场却从来未曾见识过。上水时，手脚没进门已经开始哆嗦，进门后，一边是印象中的比蒋介石还要反动还要凶恶的英国佬，另一边就是几乎代表了中国人民全部希望的毛主席，那一种无形的压力，竟压得喘不上气，站不直腿，自己都不知怎么把水送上去的，而且洒得身上、桌上、地上全是水。出得门时，脸色苍白，气喘得像刚爬完一座大山，再无法承担保卫毛主席的重任了。

情况严重，领导紧急决定调换上李维信。“还得山东人保卫毛主席啊！”领导现在更体会到毛主席当年选人的英明。

李维信火速赶到勤政殿，汪东兴同志亲自向他交代任务：你负责上水，二十分钟一次，要注意里面的动静，发现有什么情况马上报告，一定要保证毛主席的安全！

李维信确有一种慷慨激昂的感觉。能得到这样一种信任，这样一项光荣的任务，他骄傲，热血沸腾。

平定一下情绪，他怀着高度的责任感和警惕性走进勤政殿西大厅。毛主席正在讲话。讲什么他全然没听见，也根本不会去听，他只关心毛主席的安全。看见毛主席平安，他稍稍

松口气，目光迅速转向那个英国佬。这一转，他又松了一口气。他相信，以自己的身体和力气，十个那样的英国佬也对付得了……

于是，他步履平稳，不慌不忙地走上前去换茶水，目光悄悄地朝艾德礼身上瞟。这英国佬安详自在，得的认真，说得轻松，不像要干坏事的样子。换过茶水后，他缓步退出，身后传来一阵轻松融洽的笑声。有毛主席的，也有艾德礼的，不知是谈到了什么有趣开心的事。

“没发现什么异常。”李维信严肃认真地汇报：“不过，我会始终注意，不放松警惕。”

整个会谈过程，李维信始终保持着警惕，一刻也不敢掉以轻心。直到送走艾德礼，他才松口气，感觉到了疲劳。

现在的青年对这一切可能不好理解，甚至觉得可笑，那是因为成长的环境不同，经历不同，生活的时代也不同。他们没有经历过大规模急风暴雨式的阶级斗争，不曾见过二千万革命志士是怎样被屠杀的，也没见过廖仲恺、闻一多是怎样被反动派所阴谋暗杀的，甚至也不知道当时世界帝国主义势力曾经怎样封锁、颠覆、武装干涉，企图将新生的人民共和国扼杀在摇篮里。

就在1954年，苏联芭蕾舞团来华访问，演出《天鹅湖》。周恩来去看了两次，毛泽东去看了一次。

中央首长每一次去看演出，中南海的服务员也跟着去几个人，在公安局来人配合下，将休息室的東西全清走，只留桌椅，并做严格检查。其余毛巾、手纸、香皂、梳子、杯子全是从中南海带来的，就连饭后使用的牙签也是自己从中南海带出来。使用过的毛巾、桌布都由服务员带回去自己洗，不送洗衣厂，怕外面洗会把什么危险物品混进去带入中南海。

刚在阶级斗争中得到胜利，刚刚建立起自己政权的人们，警惕性就是这么高。



## 两个邻居——毛泽东与胡志明

从北戴河回到北京,毛泽东住进新六所1号楼。

建国之初,京西盖起6栋小楼,五大书记各一栋,工作人员一栋,叫新六所。后来并非只是五大书记住,许多党和国家、军队领导人都住过,外宾也经常住,带了“宾馆”的色彩。

毛泽东住到新六所,大概与胡志明来访有关系。胡志明住在2号楼。

1号楼与2号楼之间,有赏心悦目的绿草坪,还有一座藤叶茶翠的葡萄架。毛泽东和胡志明常在草坪上并肩漫步,又在葡萄架下促膝交谈,纵论横议天下大事。

摄影师老吕很想拍下这历史的一瞬间。但是出了点遗憾的事。

当初,老吕到了人民日报搞摄影,他是苦出身,有了共产党才有今天。第一次领受任务去给毛泽东照相,他心情的激动无法用语言表达,只能让发生的事情说明。

当毛泽东出现的一刹那,耳闻《东方红》的乐曲和万众欢腾的呼喊声,他一下子“灵魂出窍”了。泪水滂沱,思想失禁。他忘记了时间,忘记了责任,忘记了自我,忘记了空间……几乎忘记了一切。眼前一片麦芒状的光辉,心里像夏日中午的天空。他就这么飘飘荡荡,似梦似醒地晃动在毛泽东的前后左右,自我感觉是达到了人生幸福欢乐的顶峰,是将整个精神依附到了那个明光闪烁、魁梧高大的身影上。不知过了多久,当一切安静下来

时,他仍然如痴如呆。坐上回报社的汽车,被人拍了一下,才如梦初醒。他一张照片也没拍。只有一身湿淋淋的衣服。

为此,他受到领导的严厉批评:“这么重大的任务,那么多珍贵的历史场面,你居然一张照片没拍。几个小时你都干啥去了?”

他两眼红肿地垂下了头。幸福和自责一样强烈。

从此,他留下一个毛病:年年上天安门,几乎每个月都有机会给毛主席拍照,但年年月月出那个问题,一旦听到《东方红》的乐曲,一旦要见到毛主席,无论打扫得多干净他也得再上趟厕所。

“毛主席真神哪!”直到今日这位享有很高声誉的老摄影家还向笔者感慨,“国内国外,老的新的领袖人物我见多了,从没那种感觉。只有见了毛主席,见千百遍也控制不住自己,那个心,那个血……唉,形容不出来,就是神了……”

毛泽东和胡志明从草坪上并肩走来,摄影师上厕所去了,这个历史镜头没拍下来。李维信不明内情,至今还遗憾:“告诉他毛主席要来了,要来了,他跑厕所去了。那么好的镜头,毛主席和胡志明靠得很近,从草坪上边走过来,能拍多少好照片啊,可惜他去厕所了……”

第二天下午,毛泽东起床后,从1号楼走到2号楼。





## 权延赤文集

Quan yan chi wen ji

胡志明住楼上,警卫人员住楼下。楼上有会客厅,毛泽东独自上楼,在客厅里坐下。

刚坐下,李维信已经送水上来。毛泽东没有喝茶,压着声音说:“你去看看胡主席起床没有?”

李维信刚要走,毛泽东又招手:“起床了,就说我来看他。要是没起,不能惊动他。”

李维信蹑手蹑脚来到胡志明卧室。天气热,房门未关,可以看见胡志明还在睡觉。

他蹑手蹑脚走回来,小声报告:“主席,胡主席还在睡觉呢。”

“我进城有事。”毛泽东起身下楼。“起来后你跟胡主席说一声,我来看过他。”

半个多小时后,胡志明走出了卧室。他带来的财产有三件:黄卡基布衣,一件咖啡色睡衣,一双轮胎底做的“陆海空”鞋。他面孔清

瘦,慈眉善目,胡须飘飘,若用中国古典小说的语言来形容,就是仙风道骨了。但他实际是一名无比坚强的革命者,受到全世界人民的尊敬。

对于殖民主义者他是名伟大的斗士,对于劳动人民他却是慈爱的长者。所有和他接触过的服务员无不感到亲近、温暖、随和。他讲一口广东话,跟李维信很熟,见面总要打招呼。有次周总理问他有什么事没有?他一把拉过李维信,搭着肩说:“你别管了,我们很熟了。”

李维信迎住胡志明说:“胡主席,毛主席来看过你,你正睡觉,他进城有事,先走了。”

胡志明一怔,接着睁大了眼,脸孔也有些泛红,大声说:“毛主席来了你为啥不叫我?”

李维信听出那语气含了恼火,他记不清



毛泽东与来访的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主席胡志明在一起



接待过多少次胡志明，但是记得清这是胡志明唯一的一次发脾气。

“毛主席不让我叫。”

“毛主席来了你要叫！”

“毛主席不让我叫哪敢叫？”

“以前不敢叫，以后要叫。”

“让我到底听谁的？你们都是主席……”

“别的事你听毛主席，这个事你听我，以后毛主席来了就要叫！”

“好，我听胡主席的。”李维信嘴里这么说，心里明白，毛主席不让他叫他还是不敢叫。幸亏没有再遇到这种情况。

他遇到的情况是周恩来打电话找胡志明。

电话打到楼下值班室。这里住的是中国方面派出的警卫吴全魁。吴全魁正在睡觉，衣服、鞋扔得乱糟糟，屋子里书本、报纸、茶杯、暖瓶等物杂乱无章。李维信帮忙接电话，耳机里传来柔和的声音：“我是周恩来。你去叫胡主席接电话。”

李维信上楼报告胡志明，胡志明起身就跟李维信往楼下赶。一进门，有股污浊空气扑鼻而来。那是房间里睡了人容易有的不大好闻的气息。胡志明忽然叫起来：

“好呀，我那里很干净，你这里这么乱，你打扫我房间不打扫自己房间，看我打你屁股！”胡志明照吴全魁屁股上拍一把，顾不上打第二下，已经抓起电话……

胡志明是真正与工作人员保持平等的关系，吃饭总是和秘书、警卫一道吃。那时不搞分餐制，共吃一盘菜。吃到菜不多时，很有趣，都自觉不再夹，等别人吃。有次剩三根豆角，胡志明像孩子一样笑得天真开心：“这回好办了，一人一根。”

他先给警卫、秘书各夹一根，然后自取一根，说一声“消灭掉”。便几乎同时将豆角塞进嘴。

其实，中国方面给胡志明准备的饭菜是充足而丰盛的，但胡志明不要。上条鱼，他必要拿刀切掉一半，另一半叫中国同志拿回去

大家分着吃。他的口头语是：“不要浪费。”

同他一道吃饭的警卫是从越南带来的。胡志明在中国住几天后，又去苏联，将他带的警卫留在了中国等他回来。

越南警卫非常高兴，小声对中国同志说：“在越南吃不好，到苏联吃不饱，就在中国吃得最好也最饱。”

这位越南警卫说的是大实话。印度支那三国领导人及随行人员从苏联来到中国都是这么讲。

这位越南警卫在胡志明走后，他没了拘束，便放松了自我要求，敞开肚皮吃。

刚过两个星期，服务人员就发现了问题。无论这位警卫如何用皮带杀腰，他穿来的那条裤子还是常常合不上口，裂开一个三角形敞口。偏偏里面的内裤又是花的，于是，看上去很像那个年代女同志喜欢显示美丽的衣领口。

越南警卫很难为情，既不愿委屈肚皮，又为只有一条裤子而发愁。这种事又不好意思跟中国同志张口，两只手便经常放在肚子上，整天害肚疼似的。

李维信看出名堂，及时报告领导，给越南警卫买来一条肥些的裤子。

可是胡志明主席逗留苏联，迟迟不回来，越南警卫那条本来宽松的新裤子便眼睁睁地一天比一天变紧绷。裤子前边又快“开窗口”了，谢天谢地，胡主席可从苏联回来了。

“一个月没见，你变化不小啊！”胡志明望着他的警卫有点吃惊。

“中国同志讲话了，日新月异么。”越南警卫也会讲俏皮话。

然而，不幸的事情跟着发生了。越南警卫蹲下替胡志明整理行李时，可能蹲猛了，居然一道裂帛声，周围人都吃了一惊，但随即哄堂大笑起来。

越南警卫用手捂住屁股站起身，红着脸笑，不敢稍动，只好由中国同志帮他买一条更肥些的裤子。



## 游泳池旁的中苏最高领导人

赫鲁晓夫在大跃进的高潮中来到北京，是被毛泽东发脾气“请”来的。

苏联驻华大使尤金是位气色很好的哲学家，求见毛泽东，表达了苏联领导的一个意思：希望同中国搞个联合舰队。毛泽东明白中国的海军只能做沿海防御，没有任何实力参加联合舰队。怀疑苏联这么搞，是想借联合之名，行控制之实。他追问尤金搞联合舰队的根本目的，尤金含糊其辞，更加深了毛泽东的疑虑，发了脾气：“你讲不清，你叫赫鲁晓夫来，叫他自己跟我讲！”只隔一天，赫鲁晓夫便匆匆飞来北京，降落在南苑机场。没有红地毯，没有仪仗队，也没有拥抱。毛泽东从来不掩饰感情，他只礼节性地同赫鲁晓夫握握手，礼节性地寒暄几句，一般性地介绍一下国内形势：“我们现在确实出现了大跃进，农村形势很好。”

刘少奇补充一句：“我们现在发愁的不是粮食不够吃，而是粮食多了怎么办？”

赫鲁晓夫笑得蹊跷：“那好办，粮食多了你们不好办么，那可以给我们。”

赫鲁晓夫被直接接到颐年堂，谈判立刻开始。中国方面参加的有毛泽东、邓小平、杨尚昆，苏方除赫鲁晓夫之外，还有国防部长马利诺夫斯基和外交部副部长费德林。

赫鲁晓夫绕山绕水地解释，成立联合舰队是为了对付美国人的第七舰队；苏联的远程潜艇已经开始服役，需要在中国建一个长

波电台。毛泽东认真听了十几分钟，做个果断而简单的手势：“你讲了半天，还没说到正题，我只问你什么叫联合舰队？”

“嗯，嗯，”赫鲁晓夫有些支吾，“就是共同商量商量的意思……”

赫鲁晓夫也明白中国的海军还出不了沿海。

“请你说明什么叫联合舰队！”毛泽东抓住不放。

“毛泽东同志，我们出钱给你们建这个长波电台，这个电台可以送给你们，我们只是用一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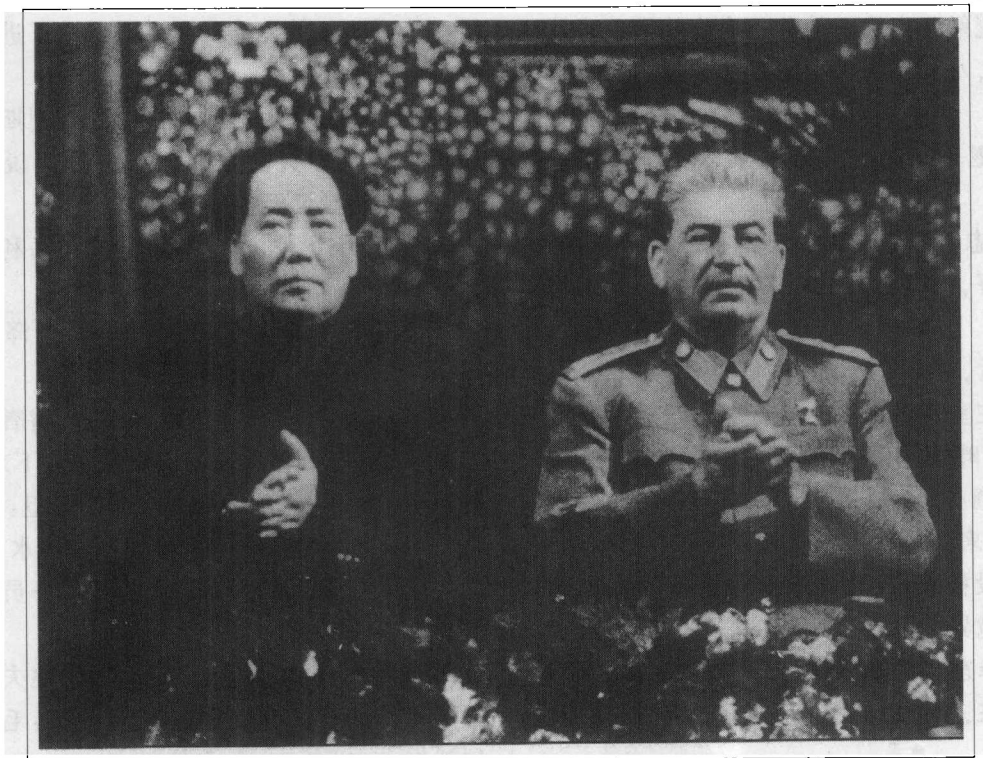
“我问你什么叫联合舰队！”毛泽东猛然起身，指着赫鲁晓夫的鼻子问，声色俱厉。

上水的服务员吓坏了，这是他第一次见毛主席同外国领导人发脾气，而且指着鼻子喊。赫鲁晓夫涨红了脸，但是没有站起来，有些始料不及地望望毛泽东，又望望邓小平、杨尚昆，又望望他的国防部长和副外长。

“我们不过是同你们商量商量……”

“什么商量？我们还有没有自主权了？你们是不是想把我们的海防地区都拿去？”毛泽东把手大幅度一划：“你们都拿去算了！”赫鲁晓夫目瞪口呆。他没想到毛泽东这么尖锐、明确，一下子就抓住了要害。但他走到这一步，他就不能不为自己辩解一番。毛泽东点出要害，对他的解释就无须多说，三言两语便顶了回去。





1949年12月,毛泽东赴苏联访问。这是毛泽东在斯大林七十寿辰的招待会上与斯大林合影

赫鲁晓夫不得不找个机会自己下台阶：“算了算了,你们不理解,我们也不提了。”

毛泽东在主权问题上,历来不肯让一步。

赫鲁晓夫一行住到了玉泉山,一住三天。李维信被抽调去做服务工作。苏联人吃饭没有钟点没有规律性,谁来了谁吃,离离拉拉拖很长时间,服务相当辛苦。

赫鲁晓夫到达的第二天,毛泽东在中南海游泳池要请他一次,李维信也随车回到中南海,还是做他的服务工作。

宴会开了两桌。主桌上是“三七开”。中方七个人: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林彪、邓小平,苏方3个人:赫鲁晓夫、马利诺夫斯基、费德林。这个费德林是中国通,讲一口流利的中国话,为赫鲁晓夫充当翻译。

餐桌上,毛泽东陪赫鲁晓夫,周恩来却是陪林彪。

林彪面孔清瘦,脸色苍白,文静甚至腼腆

的一副神情,悄悄地坐在周恩来旁不言声。只是当周恩来关心照顾他时,脸上才绽出一丝浅笑,或摇头,或点头。

周恩来不住地观察新上来的菜,看好什么,便首先夹给林彪,并不马上放到林彪盘子里,而是停在盘上方,小声问:“这个能吃不能吃?”

林彪就像刚怀孕的女人一样,面对满桌佳肴毫无兴趣,甚至是感觉受罪。他对周恩来夹过来的菜看看,点点头,周恩来便把菜放在林彪盘子里。

林彪吃菜却没有攻城陷地那么八面威风,简直像小孩吃药那么难。偶尔多吃一口,周恩来会马上帮他再夹一点他能吃的这种菜。

“这个能吃点吗?”周恩来又问。他夹了块梅花参。林彪摇头。

“尝尝吧,很清淡。”

林彪勉强点头。他分三次吃掉那一小片梅花参，小声说：“还好吃，不过，不能再吃了。”

林彪基本只吃一些青菜，吃了两条瘦肉丝。

老同志对服务员讲：林彪抗战时负过伤，身体不好，一直养病。近来好一些，开始工作了。

饭后，毛泽东邀请客人们游泳。

是在室外游泳池，白瓷砖在阳光下亮得耀眼，池畔摆了藤椅藤桌，藤桌上有茶杯和香烟。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站在一旁聊天；周恩来接过服务员上的茶水。刘少奇和邓小平没接茶水，在那里享受着饭后一支烟的神仙境界。

毛泽东换好游泳裤，穿一件浴衣，踩着拖鞋走过来，手里也夹了一支烟，走到他的战友身边。

“我看哪，我们都要学点唯物论、辩证法。”毛泽东声音高亢，意气风发。顶回赫鲁晓夫对中国的主权企图，他很高兴，“客观事物复杂着呢，一切都处于运动中，一切都在变化，无论党还是国家或是其他一切，一成不变的东西是没有的……”

赫鲁晓夫也换了泳裤，身体横阔可观地晃过来，在藤椅上坐下来。刚吃了饭游泳不好，他们又开始短暂的会谈。

既然联合舰队谈不成，赫鲁晓夫无求于人

了，谈话口气就比昨天大许多，成了进攻姿态。

“苏共‘二十大’是划时代的，批判斯大林是我们苏共中央决定的，可是你们说三道四，”赫鲁晓夫已经换成了仰游。

“你跟他比一比。”赫鲁晓夫对马利诺夫斯基说。

马利诺夫斯基没有把握地朝毛泽东游去。

可是，赫鲁晓夫忽然睁大眼睛，嘴唇咧开着僵住了。马利诺夫斯基也吃惊地停下来，抓着池边的泄水槽，痴痴地朝池水中观望：

毛泽东竟然手脚不动地平躺在池水上！

朱老总笑，彭老总笑，有几个服务员拍响巴掌。

“立正！”随着高亢的一声，赫鲁晓夫再朝池中望，顿时目瞪口呆。他是真受惊：毛泽东居然在水中“立正”了，身体竖直，至少已达70度角，而且手脚不动！

能平躺水中的人不是找不到，能“立正”于水中的人可是见所未见，闻所未闻，赫鲁晓夫像遇见上帝一样嘴里念念有词，不知祷告了些什么。

毛泽东又游了过来，认真望着赫鲁晓夫说：“中国人是最难同化的。过去有多少个国家想打进中国，到我们中国来。结果呢？那么多打进中国来的人，最后都站不住。”



## 周恩来与许世友赌酒

周总理儒雅地端着酒杯

九月的青岛，风和云轻，天高海阔。

八大关一带，一幢幢别墅式小楼散落于绿树浓荫之中。在一个德国式的楼房客厅里，三位“上将军”相互吆喝着准备去海边游泳钓鱼。

管理科长来了，报告说：“首长，许司令来电话，他下午到。”

“这个许和尚，他怎么也来青岛了？”这语气似乎不太欢迎。

管理科长继续报告：“许司令听说几位首长在，很高兴，说他今天晚上请客，有野味。”

三位“上将军”听了，不见高兴，只见忧愁：“怎么样，人还没到，吕太后的宴席就摆上了。”

“他来了谁也别想安静。”

“你们南京四大喝，你去对付……”

一番议论之后，终于统一认识：必须设法赶走许世友。



“小李，交你这个重要任务，不要让许司令待青岛。”

“他专门来的，我怎么能……”

“这个我们不管，我们就是交代你任务，重要的‘政治任务’”。“上将军”说着玩笑话，却又十分认真：“把许司令弄走。你自己想办法去，你这个科长能当不能当，这是一次考验。”

这可是三个上将一个命令，你这个科长称职不称职，晚上回来咱们见分晓。

李科长冒汗了，这可不全是闹着玩，搞不好真有可能干不长……

他明白三位“上将军”怕什么，就是许司令的酒。

许世友喝酒，桌子中间放个大空碗，叫做滴酒罚一碗。

许世友喝酒，身后立一名卫兵，叫做监酒。不但监视谁要滑，而且具体执行罚酒任务，和许司令同样的上将军他也敢动手得罪，叫做“各忠其主”。

因为许世友把喝酒作为看人老实不老实，豪爽不豪爽的重要标志，这酒就不好喝了。认真闹起来容易伤感情。

可怜的科长真是绞尽了脑汁，也亏他真想出了一招儿，行不行就是这一下，撞大运吧。

下午，许世友到了，真是走路响，说话响，吐口痰都是气势逼人，一切都是轰轰烈烈。

刚进门，科长就满脸堆笑地赶来看望：“许司令，到了啊。”

“跟谁学的讲废话，看见了还问？”许世友把蒲扇大的巴掌一挥：“晚上的事说了吗？”

哎呀，没说……”

“妈了个x的，昨天电话里怎么说的？”

“许司令，他们三个不行。这回你有酒伴了。”

“哪个？”

“总理。”

许世友一怔，口气一落千丈：“总理要

来？”

“总理说，不让你跟别人喝酒。他可能晚上到。他说，要喝他陪你喝。”

许世友不再轰轰烈烈，悄没声地眨了一会儿眼，怪亲热地把科长拉过来：“你帮我个忙，给我挂个车，我今晚去广州。”

“刚来就走？”科长故作惊讶。

“妈了个x的，不能住了。”许世友丧气地摇头，老老实实说：“我就怕总理。”

“那……我给许司令安排车去。”科长一溜烟出了小楼，一溜烟地跑去安排车。直到送走了许世友，才擦一把额上的汗，噗嗤笑出声。

看来，这位科长消息灵通，听来的故事不会错，点子也抓得准。他听说许世友生性耿直、刚烈，但有时办事没深浅。比如喝酒，他说罚就罚，不惜动武。曾经把一位将军搞得很苦，抓走了人家的卫兵，又让监酒的捏住人家下巴用碗灌。便难免有人向总理告状。

周恩来善于处理各种最复杂的矛盾，不同的人用不同的方法。比如许世友，除了毛主席，等闲人说了话他不会老实听；他性烈如火，连全军敬畏的彭老总都说要让他三分。对于这样的同志，单纯批评不解决问题，说轻说重也不好把握。但是，这种有着特殊经历的义气深重的人，一旦心服，他会说到做到。

于是，当许世友到北京时，周恩来向这位嗜酒如命的司令员发出了挑战。

“许司令哪，晚上没事我请你喝酒。”周恩来亲切邀请。

“没事，我没事。”许世友两眼大放光彩。他本来就崇敬周恩来，本来就喜欢结交酒友，如今听说邀请，真有些“受宠若惊”，搓着两只手不知怎样回报总理，终于冒出一句：“下次我给总理打只豹子！”

晚上，许世友满心激动地如约赴宴，总理已经等在门口迎候，拉着他的手说：“许司令，今天我们是小范围宴请，尽可能随便。”

真是小范围。入席一看，只有周总理和